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五

帝王部一百五十五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拱夏商用乂
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安其業上下熙洽同
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不競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
脩舉幾於曠廢或以滅裂爲簡或以苛刻爲公官邪而姦生禁
密而俗弊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號令誕布教條周
旋敷諭丁寧款密乃至形於敷勗以儆其違峻其舉察以懲其
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訓之以裕蠶逮乎寇
竊姦軌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急其勸課斯亦敏政之大端責實

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

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詐

稱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盡也縣令丞長吏也

鄴法與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當治而其令二

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

音莫報切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

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滋亦南陽有梅免百政梅有皆楚

有段中杜少中讀日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獨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者縛辱郡守都尉

殺二千石焉檄告縣趨其食趨讀日促小群以百數掠鹵郡里者不

可稱數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使督之出爲吏者督察也猶

弗能禁禁居會切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典繫以軍興之法而討繫也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又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

其渠率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徃徃爲郡無可柰何於

是作沈命法沈是沒也敢敵逆盜賊盜者沒其命也曰郡盜起不法而弗捕滿品

者品率以大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無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不使不言府即府也累力端切

故盜賊寢多寢漸也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

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
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可或以酷
惡為賢皆失其中奏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
後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
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
卒徒自給者皆止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
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旧章也故絕之
又曰先帝武帝以用度不足自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
祿自省其徒眾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
多於本祿故絕之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十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亦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寮勉思厥職各真中
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自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懇田減少穀價頗貴
人以流士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
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誅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
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
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
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令貴戚近親
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
以貴賤理今自三公并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

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料條制度所宜施行
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
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
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列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
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
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
不以發覺為負非徒州郡也是以庶民多非人氏被姦邪之傷
由法不由故也

八年九月詔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免聖
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雨今春
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
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
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
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止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貨
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效其
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初和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
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大
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
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月春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連督

州郡兵之

連音角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虛至
灾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
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
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
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
問耆老親見百姓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
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諭農功勉勵學者思
勤政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

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理
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闕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
長吏之能也人窮墮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
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
名譽者其人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
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惡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
石也於戲戒哉

大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由正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
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
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今內外郡官舉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雄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

朕以不能統承洪績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
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
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進見用
者有貪淋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
罪有而不知當受閹塞之責各明奉慎行

後魏明帝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愼
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賞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懲
發於民

文成大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即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
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
恩意求欲無厭斷絕官物以入於己使調課懸少而深文極墨
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仍乃輕比年已未
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
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
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觀民宜置
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
衷朝綱應叙然牧司竟墮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
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
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大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壽於朝而有功者必康其賞懸
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盛典治道之實要諸

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告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
今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承大平之運屬千
載之期思先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郡思敷德宣惠以助冲
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
見德於當世有司明其條禁稱朕意焉

六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薄政決平和不能仰緝綿象蠲茲六
泐去秋淫雨洪水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
恤而收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及裘甚無謂也今課
督未入及將來租筭一以正之有司免加勸課以要來攘稱朕
意焉

九年帝嘗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禧等曰
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
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
仰稟明規每事乖戾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糾違之罪實
合刑憲帝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則
不從彞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又謂尚書等
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
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
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
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
稽逋旬月之間總一覽決淹獄又詔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

因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今日親度事嚴勤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司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外累日不進勅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

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止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爲漁獵朕所以夙興夜昧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爲諫議比來何爲不諫遂良曰臣聞未從繩則止君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常獲安化洽聲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

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爲後誡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蒙瞽臣實慙駕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餐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東封觀諸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盡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人比望有經綸之才遺逸數澤者乃聞多是不第進士豈實無人物可言爲復卿等不能用心敬賢濫舉殊不成求賢之意何也圜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興龍元年十月令內外諸司長官具察佐功過相違勗勵勉脩其職

充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彈糾如聞
百寮非常弛慢即宜訪察聞奏其如寬縱國有常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政本即官之選實籍良才
如聞諸司郎中員外郎急於理煩業惟養望凡厥案牘每多停
壅容縱典吏仍有貨財欲使四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
改宜令當師長官殷勤示諭并委左右丞當其有與奪不當及
稽滯稍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言職事吏部員
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滯詔曰朕居萬人以上以百姓為心
常恐有冤不由有理見滯憂勤廢績霄旻共懷且六官分事四
方取作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其職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

昨者試令詢聞遂有如此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編令式令使淮法科責乃是尋常但為積習寬疎得申
明告諭自今已後各宜懲革若有犯者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苟無所施雖立安用朕以
寡昧纂承丕業夙夜怵恐不克勝馭朽徒知其所危涉川罔
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求嘆常思脩己冕旒不欲見其藏否黷績
不欲聞其是非隱忍含容千載于茲矣不能使令禁止訟息刑
清家習禮讓之教人知無耻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洛陽
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剝我黎藪處
事不遵手法理黷貨不知其紀極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
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

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誅死且從杖罪以肅朝端可於朝堂集衆決殺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賄至解免以上縱使逢恩獲免並宜勿墜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糾舉多有顏情網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察案上下相承犯法公然無間按詰若或知而故縱卽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謂帝臣曰尚書省諸曹事多因循頗虧格式爲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勿當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遭法式孤弱彼抑寃不獲申理有之家數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誣州縣有好長官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縣令嚴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歷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其化阜俗使吏無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聲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窮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官刑糾繩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舊典以清時俗頻詔長吏精擇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素無令問因依請託尸曠祿位邪枉附法懦弱廢官人弊於下怨歸於上閭井減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明職守共副憂勤者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闕掌同其舊例補署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害自今後別駕令錄參軍有犯賊私並暗弱老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者並委觀察節度等使與本州

刺史許會訪察聞奏與替其犯賊私者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及無賊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餘官准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度使其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即官御史出入訪察奏聞

宣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自守丕圖於茲七稔每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賑贍優貸思致乂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委御史臺及出使即官御史訪察以聞於是宰臣等表賀焉

文宗大和六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常務巨細所裁官吏移攝將士解補占

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出使即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止本判官不能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即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去施之歲久或緣擬於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恭軍備列論於刺史具以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舉後來者無以申明其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令錄事恭軍刺史中書門下具名聞奏別議殿責又

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
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縣公事上佐丞
簿得失須共叅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
明竝須連坐冀得人展其才官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
情推断不平因成冤濫無問有賊無賊並不在原免之限六年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蕃隅受人主
之寵榮同國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貪優游羅聲色以自
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後請責其成效專
彼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
徭有利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慮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
例爲辭絕連夜之酣歌務盡忠之讜論常准此道方免曠官其
巡屬州縣須知善惡且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論薦
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柔懦失職者奏免非可
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爲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
等所言甚爲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
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統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
則萬目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
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肖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
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
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玄有區分久不許行遠至

隳柶宜准舊制令百司各欲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其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領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度察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彛倫攸叙所謂致道不繁何必斯年告諭催捉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恭酌奏覆施行閔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六

帝王部

誠勵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國有大刑斯所以允釐百工慎乃在位勉脩厥職無從匪彛也故詩曰凡百君子各恭爾身傳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斯乃王者欲物得其所人不踰閑去末歸本有耻且格故誕告多方申明約束使其感激自勵遠罪遷善無遠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訓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 垂 益 伯夷 夔 龍 六人 新命有職 四岳 十二 牧 凡 二十 二人 時勅命之

欽哉惟亮天工各敬其職惟是乃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庶績成熙分北三苗考績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并進其明者

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

曰俞道近也言君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体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治之功

汝群臣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三辰華象草華蟲雄也蓋三作會宗彙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

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藻水草有文者火馬火字粉若粟

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水采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

相背葛之精者曰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

衣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蕪下下不得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勿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

及忽怠者又以出討仁義禮智信五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彌

殷湯既出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

愾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彛常愾慢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

美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

不蔽善人不赦已罪周成王封康叔為衛侯作酒誥康叔監殷民化民化王若曰明

大命于妹邦周公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乃

穆考文王肇國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特言厥誥忠庶

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

勅之惟祭祀而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使我

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民知作酒者惟為祭

祀天降威我民大用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

行者言酒本為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德亦無非以酒為辜於小大之國所

以酒為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行彞酒官治事謂下群吏教

之皆無越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行度國飲惟祀德將無醉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威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聰聽祖考之遺訓言子孫皆聰聽父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祖之常教於小

則子孫惟傳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其藝黍稷奔走事性

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求易所無厥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庶士有正越度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爾大克蓋耆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

以君王惟曰爾克求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女曰汝能長觀

君道爾尚克蓋饋祀爾乃自戒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度幾能進

則汝乃能自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

任王者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

德而佑之長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乃御治事者下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於今王曰封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

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

成其王道畏敬心敬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

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

飲酒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外國侯男服衛服甸

畏祖越在內服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內服治事百官

尊百官亦越百姓里居夫致仕居於田里者罔敢酒於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徒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沉湎於酒非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祗辟正所以暇飲酒惟助其君或王道明其德於不

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其身不愛正事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正令於民無顯明之誕惟厥縱淫

泆于非彛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

無不盡然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享於酒晝夜厥

心疾狼不克畏死紂疾狼其心不能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

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亨并聞於庶群自酒醒聞在上故天降喪

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群臣用酒沉荒靡穢聞在上天故

非霍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下所七夫非王曰封予不惟若茲

多誥我不惟若此多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

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予惟曰汝劓茲殷獻

臣殷慎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甸侯

內史掌國典法所實交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矧惟若疇圻父簿違農父圻

司馬農父司徒身宜且敬慎况所順疇咨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之司馬乎况能追回萬民之司徒乎任大

剛制于酒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於

斷酒乎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群聚飲酒不用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焉

酒勿用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勿怠

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王曰封汝典聽朕宓汝當常听念

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宓我朕躬所慎

而薦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又作梓材

告康叔以馬政之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與其

道亦如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與其

者與其小臣之良也通達卿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

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我惟君道使

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我惟君道使

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我惟君道使

我有典常之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我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

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我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

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亦厥君先敬勞肆祖厥敬勞亦其為

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祖厥敬勞亦其為

當先敬勞民故汝往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以民當敬勞之故

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以民當敬勞之故

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肆以見厥君事戔敗人有聽

人所寬宥亦有以敬勞之乎王啓監厥亂為民王言

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以當見為君王啓監厥亂為民王言

之事察民其以過誤殺敗人者當寬宥之王啓監厥亂為民王言

者開置監官其治曰無胥戕無胥重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

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重殺至于敬養寡弱至于王其效

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夫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王其效

邦國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於御治事者引養引

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道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惟曰若稽

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言其臣監民惟若農夫之考

脩治焉疆畔畎壘然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如人馬

後功成以喻教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如人馬

用符元龜

勤亡垣墻惟其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矱矱為政之術如

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矱今王惟曰先既勤用

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或用明德懷度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焉兄弟之國后式典集庶

邦丕享君天能用常法則和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拓其界攘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

民用擇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訓所以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又成王既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王曰嗚呼

比我有官君子欽乃有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

已上難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後政之本以公滅私民

其允懷後政以公平滅私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

古訓然後入官治政乃制事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利口亂厥

官其汝為官當以旧典章故事焉蓄疑謀敗怠忽荒政不學墻

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墮忽畧必亂其政戒爾卿

士功業惟志業廣惟勤業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

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

行事乃無後艱言多疑必致患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

未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

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名曰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

勞善而事日居寵思危罔不惟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畏

乃不畏則入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寵賢能相讓後入在官

可畏之刑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奉能脩其官推以汝之功能奉非其人

推亦汝之王曰嗚呼三事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公卿已下

不勝其任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

各教居汝所有之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

官治汝所有之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

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嗜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詐自吏以

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年食苗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

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謂盜也當治其令二千石

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

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亂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

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

各察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

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淺薄冰以待日豈不殆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

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而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政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辟公孜孜帥先百僚輔送不逮

災變則正其行事脩德以應之辟公孜孜帥先百僚輔送不逮

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苛刻怒者仁也仁之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讒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

竟以中傷至今

未浮為大司空坐責弄國恩免又為陵縣同列帝御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

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誅加賞賜賻祭不足以

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与訾同

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

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賞爵光乎當世巧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子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臣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桑農弘致勞來郡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難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責理賤今日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脩制度所宜施行任事者儆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詔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所知濟瞻仰昊天何辜令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敢兢焉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止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貸行於言罪成乎手病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時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乎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廖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大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春衰老授儿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鰥寡稱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雖荒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甬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情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鷲鳥將工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
空發勅已脩政度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歸者皆宜損
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大尉司徒司空曰天瑞不虛至
災必有錄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祆偽將何以招顯憲法哉
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
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大祖征孫權使臨菑侯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
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又代郡烏丸反以鄆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大
祖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護軍將軍夏侯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
可耳但恃勇也將何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
敵耳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
古者所以述職宣威展義也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
耆老親見百年錄因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
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
政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
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弟於族黨悖禮棄
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政令行則長
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僭禮義不興

斯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殫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虧戒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唐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于師也

大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由正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與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收寒素荀

勗為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元帝大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淨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有其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自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脩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後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

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

正身明法抑齊豪彊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憚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閹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作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恥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讀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撫志玄霄潛默幽岫

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川棲遲丘壑狗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大史局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改政易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群下疑惑心謗腹誹乃下詔戒勵天下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壽易治而事序故邪謀閉而不起姦匿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以號自定以立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倍故疊由此起兵由此作奏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智愚相亂廢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

寢庶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及之矣古置三公職任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貪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為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為實賢於覆餗節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實是故道義之治本名壽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且壽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止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

治矣

大武神麈三年五月詔曰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剪除妄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遣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効者以功自進位或有違叛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不自改其宣勅內外咸使聞之

大延元年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尅濟各脩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綱紀紛亂上無定令民知何發自今已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

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
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罪同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
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
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
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
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
乎涼賀為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賀為人雄果每遇
強寇輒自奮擊大武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
分勿恃身力也

襲常山王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大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
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

文成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
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
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絕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
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悛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
已來調雜咸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道失所
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
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
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
允釐朝綱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
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

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皇興中蠕蠕犯塞仇池氏羌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呂羅漢大
破之詔羅漢曰卿以勲勞獲叙才能致用內摠禁旅外臨名岳
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何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
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然以勲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
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覽醜隴右士險民以剛悍卿司召
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恩惠
其有安事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孝文臨朝堂謂群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
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已降斯道靡
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塞思與百關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
能使朝絕素飡之識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
皆是朝賢國彥輔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
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又謂尚書等曰朕
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
機是司豈惟摠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
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
進一賢而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
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
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咸陽王禧曰陛下聖過堯舜光
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戾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
外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

入則順旨退則不從昔舜語與汝無面從退之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後皇太子恂冠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每見必拜兄弟必教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孝文皆為定及恂入辭孝文曰今汝不應向代祖大師薨於常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馮為子之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大師事畢後日且一拜山陵拜訖汝族高祖安可一就問許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每日親見吾也南安王禧性忠謹事每以孝文徵詔講武孝文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家令聞彰於邦國每歎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關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既圖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交三者不去禍患將生但能慎此只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始終之德成矣

趙郡王幹都尉關右將軍事孝文既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畧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禮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

聿脩厥德先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
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賜詳璽
書曰北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
後朝行宮及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日淮夷叛命故有三年
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况江吳竊命於今十紀朕必欲
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
懷廣陵王羽孝文南代除封開青州刺史親餞之華林園後詔
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汚威振楚越時暨炎天息
駕汝頻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脩律俟
秋方舉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善開經策寧有東夏敬慎汝儀勿
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歎後烏大保錄尚書事孝文臨朝堂

儀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途未聞沉頓耳
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求壽皆謂分別皆自
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命舉大功寧為虛費且郡無州郡
之弟豈容宴安自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任朕懷

咸陽王禧字永壽為中都大官孝文以諸弟典三都戒禧等曰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
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
又曰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懼勿自驕怠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
史高祖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而戒之
高陽王雍除使持度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孝文戒雍

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使汝作牧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

慕容契為中散初南安王鎮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隱而不言事發殺之孝文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貧清皆云尅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古者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事卿等自審不能貪心者聽辨位歸第契進曰臣輩微小人聞識不遠禍蒙曲昭虛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告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

矣何為求退遷契宰臣令盧昶為太子中舍人使南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嘗既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從先有所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卿作詩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宣武時盧昶為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既克梁朐山戍累表乞師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取朐置戍並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以兵許請益今已送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蕭

衍軍時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
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晚事容往邊馳驛速聞如薪水少
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尔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牛本必將畧又
羊祉子變為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
簿文驥樵俱罄以城降梁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停二十四軍督將已下誠以軍
旅之法縱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
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武帝遂禁醪醴
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彼廢者
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
奏聞帝憚武帝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七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七

誠勵第二

隋高祖見大子勇文飾蜀鎧恐致奢侈之漸因而戒之曰我聞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長久者汝當
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
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着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
識我心

秦孝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
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峻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高
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君子孫不能保家後與

人作瑱石耳

常沈開皇中平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圖嶺南高祖遣沈書曰
公鳴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煬帝大業初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
王府之選乃拜黃門侍郎柳謩之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
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揚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前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
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
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昊等從內王子相
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予相輔於汝事無

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君子若從我言者有益於
社稷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謩之從事
一如子相也又勅謩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惡拯救之理副
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果凱旋獻俘於大廟高
祖享勞旋師因為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承帝業今若天下
晏安使得固守富貴若使王公得志公等豈有種乎止如薛仁
果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顛覆可為殷鑒也

二年命秦王鎮長春宮初秦王自幼年常從高祖及起義或總

我在外事畢則還未嘗久別至是作鎮悲不自勝高祖戒曰汝之於家則父子出則君臣父子之道豈欲分別但安天下耳汝既情深家國特宜勉之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後容謂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惟在朕與公輩耳荒淫田獵殺戮任情此人君之大惡也私樹朋黨阿諛順旨人臣之惡也宜各制其慾則為治不難矣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獨治惟籍輔佐共安天下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諸公勉思此義焉

十一月謂群臣曰朕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務致其樂不遺其憂公輩亦宜濟朕所憂致朕所樂若以聲色珍奇娛朕耳目未足為歡也唯當撫養百姓訓諭其下使朕眼不見犯法之事耳不聞刑殺之聲此則朕之歡娛公之報効耳

三年六月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文集博而有才亦知悅堯舜而惡桀紂何言之相反也杜如晦對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對曰為人君者智者為其謀勇者為其戰雖聖哲猶垂旒黠纒以杜聰明隋煬雖有俊才而無人君之量所謂非知之難行之實難雖解口談堯舜躬行桀紂此其所以亡也而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叛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寤亦當不致於滅前事不遠朕與公輩當思自勉三年三月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文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

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引益也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八年十一月謂大理卿竇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武德之時為息隱王所囑便迴改文案苟事曲從此卿之短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而棄其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十二月醮西征將帥帝誡之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禮數為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衆敵不可輕寇不可翫聞外之事將軍裁之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並在此行當息自勉也

十年三月諸王出藩帝嗚咽為別既而顧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偽罕至於破七逮乎後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如諸帝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豈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服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今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

十五年正月誡朝集使曰禮義者人倫綱紀卿等頗能由之百姓自然化道德齊禮豈不善邪若南方諸州多統夷僚官人於彼言語不通理吏卿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挺刃相讐因是叛反輕犯州縣與兵討捕即致傷殺每念於此常為惕然卿當

深識朕情制姦撫弱又不肖長吏或與富室交通積成款狎急
忽刑典是惟蠹蚊特宜禁絕

四月甲午謂諸位將軍曰元首股肱千載難合卿今委質於朕
寔望魚水相資或薦所知或救不逮有犯無隱是曰人臣頃者
武官多相携予欲有論爭衆挫必使其慙所謂不自爲善而惡
人獨善者也宜改斯弊

八月謂侍臣曰朕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因顧左僕射
房玄齡曰卿爲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
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
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北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体其
虛實爲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

而勿爲也謂馮驩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
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屬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每庶幾唐
虞亦欲卿等齊眉稷契耳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
道則人推而爲王無道則人弃而不用誠可畏也

九月謂公卿曰朕昨閱帝系累有十八餘君亡國喪身者多與
邦利物者少覽此興亡極懷戰惕觀其明主皆能任用賢才察
其闇君必以聰明自任但天下至大萬機事廣以一人之身總
四海之事縱令聖睿豈能無失朕今任用公等必望庶事成康
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鱗之日損軀報國盡忠奉上寧止
曳朱紫於當今亦獲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貢庭實帝謂曰情在萬邦欲其家給人足州縣

官察不識朕意耳崇虛畧實激聲要譽春虫如簇即呼呈璽殖
苗未生已求填穀斯實深煩百姓觀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
長縣鄉取則其下或有煩勞為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趙元楷課
父老服黃沙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脩營棲雉欲以求媚人
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曰朕巡省
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
乃亡情弊俗不可復行當職朕心改卿舊態也元楷在隋陷邪
佞之日太宗故發此言以誡之又喬執為左驍衛左監門將軍
兼左武衛大將軍出為夏州都督執性踈傲不能以禮自居將
發太宗誡之曰恭者禮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衛頗失此道
久番階陛下恐長朕之過夏州重鎮卿其勉之

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為諫議比何來為不諫遂良曰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
流者國常獲安化洽聲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
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為後誡陛下功德之盛
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矇瞽臣實慙駕
下不稱萬一尸祿素冷誠負陛下

五月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至如屬文之士伎巧之人
皆自謂已長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畧詆訶蕪音拙跡於是
乃見况一人聽斷一日萬機雖復憂勞何能盡善長念魏徵正
諫多中朕失明鏡鑿形無以復加也因舉觴屬房玄齡等數人
以勗之

十七年正月謂漢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咸曰不知帝曰爾等祿位我得奪之行善潤身我不能奪然善事非自爾身亦貽爾子孫矣又謂侍臣曰頃頗有妖言謀反者此皆不識天時自取滅亡運屬大平謂為與亂且帝王必俟符命班叔皮論之詳矣自非上天睠顧何以克當譬之賣笏人皆競選或先署某買衆便絕言朕署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定可絕覬覦矣朕雖不及堯舜而以公等為稷契共安天下可不勉哉又謂侍臣曰自古開塞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不賢所以致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王朕意歸罪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考基蔭遂處太官禮德不脩奢淫是好崇小人之附勢蔑君子之鳴謙以無賴之臣事幼弱之主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効翻行殺逆此豈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誠最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是月漢王昌元霍王元軌舒王元名滕主元嬰密王元曉越王貞紀王慎晉王治皆侍坐帝謂曰我弱冠之年頗愛遊獵遽伯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昨之是今復非之頃年來不好跨鞍不窺苑囿唯皮翫書中霄乃寢有益於時必為之三復乃知事弗師古無以為政

四月立晉王為皇太子己亥帝御西儀殿皇太子侍側陳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歎侯君集大臣懷姦承乾為逆因謂侍臣曰夫不善者善人之資朕常語皇太子以承乾為元龜公等亦以

君集為鑒戒

閏六月帝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曰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其食見其乘舟謂曰舟况人君水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尔方為人君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謂曰木雖曲從繩則正后雖暗從諫則聖耳七月謂侍臣曰天下有二難追蹤上古事常不稱為一難思安兆庶而或未得所二難也而為臣亦有二難企踵昔賢盡心事上為一難仰止前哲居官必理為二難然天子慕堯則堯之侶慕傑則傑之徒臣慕賢與不肖亦猶矣

十月朔帝詔雍州諸縣令誡之曰夫人君為公百姓為體安則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寒則應心政令急則傷下爾等或歸郵厨要聲譽非朕所尚平法憲安黎元使老幼窮獨皆得其所豪家富室不有浸漁朕所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謂吳王曰父子於子恩愛是常子能孝仁不騫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順其親數有罪惡形戮將及何愛之有昔漢武立昭帝燕王且請張不服霍光遺以折簡至身死國除為人臣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唇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謂侍臣曰皇太子齒學之歲頃日聞所不聞乃詔太子就席而謂太子大師司徒長孫無忌等曰太子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勞煩公等為

陳以啓其意無忌荅曰太子外溫內敏天受多才但勤於博學
事無不曉太宗曰公知其一槩而未得其理夫人三日出視朝
賢人君子傾首在列而已負宸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
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行至郊野周鑿遠望七國之墟將有數
矣此古昔之國其已尚焉今焉睿王不求賢佐不能盡心事大
國吾遭偏師擊之係頸至此流飄萬里自取亡滅以此思懼則
懼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爲本以人心爲國古人有言君
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
知矣夫將爲人君則躬事宗廟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俯察几筵
仰觀棟桷其器皆在其親不見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古之太
子行則撫車今六軍行從是所自觀耳則乘堅驅良彼則負重
政遠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皇太子謝曰臣德義無聞超居上
嗣投足憂懼如臨冰谷蒙陛下誘訓愚闇遂廣條流親承音旨
得此五事皆是發慮安危致言經遠臣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十九年帝征遼番皇太子在定州既將發皇太子對皇悲啼者
已數曰帝謂曰承乾凶悖爾非次而得立自爲嫡長常在吾膝
前與孩兒嬰兒子奚異焉而宮寮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東征故
留爾作鎮亦冀天下之人見汝風彩夫爲國施化賢者須進不
肖者須黜爲善必賞積惡必誅心存於公事不僭濫勉行此而
已亦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歲偏孤蒙陛下手加鞠養自朝
及夕未嘗違離明且辭違隕心泣血今日頓鍾於臣內悲不自
支帝亦爲之灑淚又韋挺時爲御史大夫封平陽縣男帝從容

謂之曰卿之此任朕獨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其勉之
二十年十二月謂群臣曰朕聞以愚事聖為難以明事暗亦難
所以自古君臣難以道合諒由於此朕自方禹湯以上恐有不
逮至乎秦漢以降頗亦可知而宇宙康寧蠻夷攝伏自謂古今
未有自然惟時短事籍明哲卿等並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
必宜竭力啓沃無所私隱中書門下古稱喉舌者出納言語之
謂而北拱默寂寥罕聞陳說將為朕不能受所以杜口邪無自
不能悉也

楊師道尚桂陽公主為大常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豫之不
肖薄行太宗嘗謂群臣曰夫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忠公
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七歿已

後肆情為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
誠所難恕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至狼狽公等各有子弟
咸須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謂司空房玄齡等曰朕撫四海二十餘載年已五十
餘歲不我與古人輕尺璧而重寸陰然賢人君子立身成名各
欲及時雖自勵不怠但恐歲月如馳德不周物因勅百官各勤
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晏謂之曰調風
化倍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於學是以海蜂不剖明珠不現
嶰竹不斷鳳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識洽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
能致治我每殷勤約束務在勤學其所貢舉既得其人今年貢

人不多升第又少豈非公等失於勸導所致又曰育物濟人必資於食家給人足本籍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隨珠沙石皆為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比年以來亦大豐稔繞有一兩州水旱即須開倉賑給銀以不勤貯積朕為公等不取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等非常慰意公等我見想亦勤斫宜各為我樂飲會訖又曰古人贈遺不貴珍寶其所重者相贈一言公等在州當撫馭百姓若能威惠兼舉信義不虧奉國之情無妄忠節唯以公方為意不以私務為公雖不求安而自安至雖不求名而名自顯若所行又道舉錯乖方身名俱喪危亡自及但正途斜徑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等承旨下拜其預聞詔誨者並皆悅服

又皇太子獻玉華宮銘太宗讀之以示群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體觀其辭彩差款相類然詩賦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已下人至如漢武窮奢極靡肆情縱欲而得身不顛滅貽厥子孫者正以賢臣輔弼所致卿等束髮遊官九有具瞻宜各守其業以相翊贊無忌日陛下自方漢武臣所未安臣等遠擬前賢誠多慙德然有角折齒事不兩兼幸蒙庇廕敢不自勉

高崇永徽初蜀王愔為號州刺史遊獵馳騁典軍楊道整叩馬陳諫惜曳而種之又嘗歐擊所部縣令帝聞而泣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首定四海遠近肅清車書混一朕纂承鴻業惧均御朽與王共感同憂為家為國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甿縣令典軍無辜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

理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慶流子孫違越朝章誅不旋踵惜焉法司所劾朕甚恥之

隴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梁肉與第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焉時所鄙高宗嘗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乎聞叔等唯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旨二百疋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為善道也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焉寬恕以守文焉苛刻臣愚以執刑典即為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原情實罰在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四年正月丁巳內出歌器以示侍臣曰古者歌器朕今造成置之座右以誠盈滿卿等當思自勗常祿勞能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諸王及皇親任刺史別駕多有愆過手勅戒之曰朕聞司牧兆人有國彞訓敷叙九族前王令典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從班命度展才能或授外藩或居內職留念訪察屬想風謚罕立嘉聲或聞蠹政當官不存於職務處事多陷於徧私禽荒酒德者蓋多樂善敬賢者全少將性之昏昧焉此義方豈朕之不明成爾薄德當從戒慎勉力悛改迷而不復自速愆尤已實焉之悔之無及即及宜速相告示以副朕懷

二年三月朝集使辭帝謂之曰頃年已來國家多難朕以薄德

祇膺丕緒哀疾不暇未能遠圖四海凋殘百度隳廢端憂永念
氷炭盈懷卿等夙荷朝榮位班列牧正當與朕同此憂心今者
考課已終各還所部將何以闡揚朝典慰彼黎氓勉思良圖日
新政理年終奏計佇有所聞朕當遣人分道廉問
十二月制曰設官分職本期政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
勝其任望重於時累遷固未為速如或化工無取考績非明十
年不調豈應論屈頃者官失其序僥僥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
視在職無幾妄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情伏下奏事不聞公
議唯乞班榮王爵與能豈由干情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明自
臨褻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知悉不彼陞擢蓋自取之當
務責躬何宜徃許且難進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徃哲

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克讓蒲朝故稱為理今位恭臺省階
列通班唯務趨兢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浮澆俾歸淳俗自今
已後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勲才稱俊秀皆
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崇廉耻之節洽昇平之化

玄宗先天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
禁止致理為要何莫由斯至如官典受贓國有常法承前雖經
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成為暴不令而罰為虐豈含容
之既久將訓導之未明歟朕情存盡一過不欲貳恐遇人陷罪
莫識隄防姦吏徇私自嬰微纒永言於此明發典懷今日已前
既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犯必繩朕不失言爾無荒怠所以殷勤
懇懇戒爾凡百者蓋以罰止罰可不慎哉告示遐邇令知朕意

十月引京畿縣令入見謂之曰間者畿輔之地水旱有愆朕務在恤人將幸于洛恭嚴旨遂輟東巡百姓等或有出關恐至失業朕每自節儉惠養黎元卿等深體朕懷各敬迺事時大上皇有誥不令東幸也

開元五年六月突騎施酋長蘇祿潛窺亭障安西都護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皆反側不合各以表聞乃遣使齎爾書慰喻之并降書謂虔瓘及獻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於衆懷遠以以不獨以兵卿等或宿將重名或賢王重種咸員才畧受任邊疆當須戮力同心盡誠報國捨嫌室隙忘軀立事近得表狀更相異同又請益兵乃非長筭自從開四鎮列諸軍控扼有常置額久定即卿等所統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綽有餘裕在子善

用豈籍新如或云突騎使圍逼石城則緣史獻至寇或云葛邏祿徵發兵馬則被虔瓘沮謀進退遂有兩端終邪必然三至若大將不協小人間之自保不違何功可就卿等去日朕已面諭不謂即今尚猶如此且史獻十姓猶長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屬突騎施部落雖云稍衆當應履信思順安可恃力爭高虔瓘頃將嘉言且以忠道此際猶資史獻未可即來入廟蘇祿先是大將軍末經制命今故遣左武衛翊府中郎將王惠克使宣我朝恩冊爲國王令識朝序并賜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務於綏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史獻前擬發兵謁邏祿其事遣衆慮爲勞擾當更審思其中權宜屬在卿等王惠迴日一一奏聞昔相如能屈廉頗竟展功業寇恂不賈復終承教命率由公道匪

狗私情明竟靈龜各以爲鑒

七月諸州朝集使辭詔曰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乖化養黎獻者必存於從理故專一方親百姓有愁苦之聲非牧伯之德所以精求臺閣歷選縉紳常舉百寮之要以光出刺之重虛想佳政用成庶績自冬入計者則狗名責實詢名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和故一切不遷各再臨所典至於敬耆老恤莞弱止姦盜伏豪強人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疇懇闕獄囹圄空虛徃賦必平逋逃自復門杜請謁庭無滯畱若是者乃聞舉職思可力致至於彌災集休祥尚德義尚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沱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夭昆蟲咸遂扇彼淳源登茲壽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人遠乎哉豈惟祿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獎不恭朕言陟既有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督將保寧疆場且變無知之俗長爲不叛之臣必也神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潤毫髮無欺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是唯利放縱部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鷹鷂以訓乳使豺狼以張牧欲其輯寧庸可得也往年趙翹在營府總統乖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調失所遂令東胡喪亂北虜披猖爰構征戍之勤頗致瘡痍之酷言念於此可爲戒深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俗未通言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綏懷宜令所在單州牧將等陪加存

恤申其冤盡其理問疾苦知饑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細必令無
擾儻處馭多僻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日仍訪
察以聞

七年正月京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
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卿等列在三畿各知人務宜
用心處置以副朕懷農功不可奪蠶事須無擾市獄在簡典正
宜肅徃役須平豪強勿恣凡著賢聲斯無曠職

三月朝集使還本任勅之曰朕聞天生蒸人薄於四海天有成
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後非賢用使賢非后罔事
借耳以廣聽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群萌樂
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計若昔之訓茲焉是取朕以薄德祇
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慄乎若陟春冰馭朽索責在
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于茲矣咨爾
郡嶽寔邦之良朕每勤政途深佇嘉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
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其田里無愁恨之心政平訟理也以烏
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攸加
情竒尤切故躬享廷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筥入於朕前則敷
枉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朕憂勞之心托
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終徃勤載祇守爾典操一
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之命有賞有罰朕無
戲言

八年二月勅朝集使曰古者觀群臣后北邦國黜幽陟明循政

思理罔云廢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旁昊司命黎元何曾
不中夜求衣分晝忘食欲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殖萬牧阜安無為事無事與能共化于
茲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
耶徭賦或繁耶網維或紊耶故延入軒陛躬問得失如卿所對
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難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卿等宜祇典厥職先正其身循於國章允茲朝寄因乎風俗示
之訓誘也必道德齊禮以公減私田里息愁恨之聲邦家聞寬
厚之化乃當優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
行必加其罰自餘宜依引勅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又詔曰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如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朕之虛薄祇膺景命荷宗廟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
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濟於仁壽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每計利還州與之陞見示其賞罰錫以菲苴亦云尔而
已矣朝州使豫州刺史裴綱久典荆豫為政煩苛項年不登合
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遭笞擊御史推案遽
以實聞雷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諸
存問諸道有灾損處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寔朕之過惠養失所
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誠彼群微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
之均井邑制田廬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爾肅托于牧宰代以
躬親故歷世難其官誠經國致禮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
人故土頌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鰲不大必也寬恕責乎淨諸

州刺史都尉宜問疾苦極貧賤杜侵漁察冤獄至於賦役尤須
減省苛刻為人事何以堪切在求理務從拆表用存楷式其有
不便穩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欽爾有官勤爾有政如風化允
稷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八

帝王部一百五十八

誠勵第三

唐元宗開元九年三月勅朝集使等曰卿兼承朝委分職外臺
陳國之法制為人之師表將何弘宣政要阜安毗俗熙我淳德
以臻大和頃年以來戶口逃逸波迸而往井邑虛弊州縣不以
為事通亡乃是其常言念下人豈無懷土之念思皇多士未有
移風之術緝寧政教仁遠乎哉提振公方道存於爾宜加招撫
咸使安服又去年諸州中有旱滂流亡雖聞蠲放莫能平允多
非情正守法或以暗慢順情在於公私俱不拆衷自今已後務
從於實卿等職在親人稍存意於此宜躬問疾苦務從簡惠勸

以桑穡敦其學校利而無害靜則自安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常有其誠及聞至彼多不遵行咸以為朝廷常務會同常禮因循既久罔以為意卿宜敦弘朕意宣慰人心勉思政途以奉朝獎如仍舊相習當別處置事有不便於人者各與按察使商量奏聞

十五年正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曰朕承天休命子育萬方樹之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茲邦本致諸昇平而大道緬然淳風未暢租賦雖減戶口猶虛水旱相仍耕桑莫贍豈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言念于茲良增嘆息卿等與朕共理實曰分憂各勉思政途以輔不逮若人有疾苦卿有姦豪不勤農蠶不崇學校並宜敦勤以正風俗以臺省處分不便於時者具利害聞奏勿復依隨以損百姓爾其留意綏我兆人

九月勅曰朕君臨寰宇子育黎元內脩睦親以叙九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勲戚哀褒享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本克慎明德小人作孽已祗憲章恐不逞之途猶未能息九在宗屬用申懲戒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等除非至親以外不得與餘人交結其卜祝占相及非類惡人亦不得遣出入門庭妄說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雍和之化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祿秩既優勲賢是寄皆合守其正道無宜聽彼異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陳休咎占候之輩假托徵祥誑惑既生僣違斯作因構譖隱遂行訕毀取陷羅網良增歎息懲一足以勸百有犯不可無刑奸狡以此

累身百寮誠宜飾已自今已後各宜慎謹並不得與如此等色
及無職人交游來往仍令御史訪察有即彈奏當加嚴罰
十二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之曰朕居臨宇內子育黎元何嘗
不簡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牧宰咨其
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戶口且虛水旱相仍倉
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吏之無術
每念於此用側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間有鰥寡惻獨
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墮不勤稼穡者特令正肅敦以
學校勸以農桑差役之間務使平允逃亡之戶兼籍招携其令
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澇之處多是政理無方或堰不脩或溝
渠未洩頻已處分竟無承稟常破租庸是何檢校至州之日各

宜勸勉應脩塞開導宜預施功若不暫勞何以獲利宜勵所職
勿犯常科

十三年二月詔曰御史出使舉政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
州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撞僕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如
聞自今已後宜申明格勅不得更邇違者州縣科罪御史貶降
十六年二月諸州朝集使還帝謂之曰朝集使等弘風善俗寄
於良策求瘼卹隱職在親人朕並建藩牧擇其師友欽若古訓
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氓或未能攘竊者時有犯禁逋亡
者罕聞復業豈朕敦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
此不忘旰昃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
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還州宜禁

侵漁絕浮惰孱孤獨寡尤資惠育盜賊妖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每須優當科歛之事必在均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朕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漕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興或慮乏絕致妨耕桑雖已遣使宣撫或恐事未周瞻如有不濟支者即更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群生於壽域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不可勉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守等並受朕之寄助國為理寔冀共其康慶績俾乂群氓頻經處分令盡誠節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綱紀賀遷營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左郵傳規求貨焉諸如此類不

可具言豈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當宁遐想深惕于懷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撫綏百姓莫先於宰令愛育黎民須自於厥德卿等列在京畿各親吏理務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朕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五月勅曰政在養人人安其業先王所以用明察之長求忠信之師務斯道也朕勤恤庶政保綏群元濟育之誠不違於終食聽理之慮每軫於宵興將使載其清淨息其勞費如聞輦轂之下政令猶煩或廣修器物將有供待或差歛人戶以充庖費豈副朕薄賦輕徭息人減費之意其洛陽令常紹縣尉顏思賓輒有科率擬備抵供雜事未行終是專擅宜貶出河南尹

孟溫禮雖不覺察狀異知情宜特寬捨自今已後府縣宜洗心懲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勞擾仰百姓即詣廳使其狀奏聞輒不得稽壅所犯之人當有處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之勅曰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皆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爲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周曰政成風謐各著所烈清要唯待賢才旣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勅之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常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雖近必廢唯取才寔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專心或以徇已而貪婪或以畏法而選愼浸染成俗妨奪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以濟人故命吏曹精選才幹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聲名實相須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屬并製令掌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又下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侵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敗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皆爲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緩行令孰不攸遵曷云彼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宰輔之任簡其帝心亦既同德是為一體
其有惡直醜正以私害公結構讒慝圖議離間隳我執度莫甚
於斯御史中丞盧怡累登清密爰委繩準宜遵國典正以朝綱
而乃妄起猜嫌輒為朋黨交通小吏傾側大臣潛求罔極之言
欲陷無辜之善惟浸之讚縱盈篋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燎火
而難近宜從遠貶以戒其寮可潮州司馬員外置且清淨者政
之本和平者國之福朝夕君子可不務乎如或妄動以干時矯
舉以違道適相好惡更作比周斯為亂常必有明罰凡厥在位
知朕意焉

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為太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檢
校司農卿少府少監李齊國檢校少府監邠王府司馬杜鵬舉
為豐王府長史課勤也勅曰古者官宿其業吏不數變寔欲觀
其始終因以別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遲速不備是開趨競之門
豈曰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
官已經四載器能適久次當遷宜副金諧俾膺茲命且承平日
久從任者多必憑考績方為進轉但須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
求足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通凡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製誠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
穡之事也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
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
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
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眎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

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頃因內舉並膺明試朕廣推薦之路而一槩蓋收乃至授官率皆優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若能久從官政所莅之處固必有聲然今茲舉人獎勵天下高懸賞罰俾自懲勸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舉人皆別標名曆待知卿等能否貶褒必擬同之無累爾親當禁所薦言可復也宜悉知懷

蓋忠誠遂悉收人各以資轉職

初詔公卿各奉其親為牧宰及對策俾上以群臣推薦必

天寶元年十月諸州朝集使回勅曰今之牧守古之諸侯撫育黎元歲有朝會蓋問之疾苦審已安危必在適時期於不洎告辭處分師古前規如聞遙自朝廷初到群縣便遠追贈道廣說

滋彰山谷往還日夜疲弊通賢當無此事俗吏誠恐有之朕夙夜道心期之清淨頃聞此說深疚廼懷宜覺前非使無後悔當道採訪固不得違察交之間通相戒勸宜知朕意各守章程並宜好去

三載五月長安吏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詔曰朕恭守丕業臨照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勵節長安縣令柳昇往因推薦冥彼周行而乃稟性回邪恣情聚歛黷于貨賄紊我紀綱足可而容孰不可赦故令鞠按用致嚴行豈惟懲息姦源抑欲庶寮知戒况聞朝廷卿士多與交遊比之匪人門通賂遺用弘寬典咸為匿瑕且古人以廉耻立名清白貽範苟虧斯節謂玷前脩况身荷恩榮家享重祿陳力無地徇財已彰取愧素飡自投踈網

每念於此良用憮然凡爾百寮宜為殷鑒仍宣示中外令知朕懷可也

五載七月貶縉雲郡太守常堅為江夏都司馬乃下詔書曰無摠貨寶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則古先哲王不聞好貨垂以明戒無妨紀律然法貴變通罰宜平典罪止其惡過從寬宥庶乎有勸冀乎有懲常堅是司潭漕妄事與妨餉遺朝廷計其積贓數目甚廣朕以衣冠之士豈往求之而姦回之人是為抑與常堅亦別處分所司一切不問咸令自新冀有廉隅成予德化各思變節無二過焉宣示中外知此朕意

十三載六月引吏部新授縣令見勅曰唐虞之理命以子男周漢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委之銓衡慎擇銅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農桑均其力役使惇嫠者視之猶父母使婢乏者賴之以安全然然八使類能六條俱最擢以含香分署裝以秋簡霜臺足以立身效官移忠入仕榮家報國豈不美與若狗已冒私擾人敗政有懷濶屋無惧害公豈惟刑網貽憂抑以名節隳替蓋士君子之深耻亦名教之罪人鴻漸于盤豈不勉哉今卿等將欲赴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況今之人也與古人不殊今之官也與古者無別各璧銅印其猶昔榮而卓茂魯公迥然無繼將勸獎之道不至豈淳朴之風未還撫事君臨載深勵勸今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賞既超倫刑必當罪各宜勉勵敷我皇猷無謂天高四聰必達並即於朝堂賜食食訖好去

太宗天曆五年制曰朕覽漢文詔書至陽和之候草木群生之類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咸占於死亡而莫之省緬然遐想感歎增懷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有贍恤俾安其居觀察節度使及刺史各宜訓勵所部使奉行條變貪官之節漑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具已名聞必加獎擢若冒于貨賂紊我紀綱切宜糾按當峻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息免罪者並宜申報中書門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多故積有歲時昏我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既定崇德報功與之討符傳代不絕至於莅官述職各宜明審刑典貽慶子孫

憲作元和四年正月以在司郎中鄭敬使淮南宣歙吏部郎中崔元使浙西浙東司封郎中孟簡使山南東道荆南湖南京北散人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而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惧其寢染未免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告戒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文宗大和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蓋儉以足國令出唯行著在前志實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憫元元之大困日昃忘食宵興久懷躬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喻鄉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貨寶固啓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煽是朕之教導未敷使兆庶昧於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永念慙歎迨茲申勅自

今內外列職位之士其各務素朴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列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自艱難以還制度蕩而無級矣帝薄於自奉布聞天下時相大臣與左右前後權貴之臣不導揚上意廣素朴以形於下雖赦令每以爲言建此深詔意不聞少爲懲惧

七月以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帝顧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帝不熹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哉自今刺史面辭帝必殷勤戒飾曰無嗜博無飲酒

七年八月詔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北來因循不能舉職自今以後諸司如有身名僞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事他處置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

九年正月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既退復詔諸道判官孔溫質李暨苗憚等九人問以出身所由詞學所工德音誨勉至于再三各別賜綵絹十疋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召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起禮部侍郎高諧鴻臚卿李達司農卿李玘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治理務躬親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善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善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四年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大廟中有
麋走出安有宗廟之中得此野獸臣請宣示宗正寺便令巡檢
帝曰可召宗正卿來朕自戒勵之遂召宗正卿李踐方至帝曰
宗廟至重卿宜恪勤官業勿俾太廟有所壞惰勿拘陰陽不旋
脩葺漢有昭賜未央尚有崇飾潔淨况宗廟乎無長高菜以藏
野獸言訖泣然踐方叩頭請罪久之帝自即位宗廟祀事未嘗
不戒飾有司俾其嚴潔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州縣官比聞緹情盃酒之間施刑喜
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冤其縣令每月非暇日不得輒
會賓客遊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餞者听之仍須
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

四年瑤州劉從諫子禎拒命詔晉鋒右雄等討之七月賜雄詔
書曰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將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
以求驚鷲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揔率諸軍以臨賊境眷言勲
績深注於懷近聞劉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
于衆視兆於人今天勅向晨以及成軍之後龍驤建飾必叶慶
江之謠旧史照然宜符可念加以天道在於西北順歲有功福
星煥于天庭烏國大慶勉弘方畧繫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
兵領于劔閣鄧艾衆諶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
卿能辨故論此懷然聞卿自履軍中常先士卒既為輕敵未足
雄奇昔卿一舉之功將定必擒之計勇雖為本怯亦有時勇怯
之間在乎得中况卿為萬人之師啓千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

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服此誠常自書紳務立功名副茲委遇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擬掄於多士全委仗於有司苟請托是從則踰濫斯極況方行公事已集群才須行戒勵之文俾絕撓求之跡宜令吏部掄財考藝心盡於精詳臧私徇公無從于請托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中外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旦不順志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須振紀綱以嚴規矩凡百策名之列皆知辨色視朝儻不夙興是虧匪懈君上司政猶自求衣未明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

宜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司既得整齊公事的無擁滯如或尚此懈怠具錄奏聞

八月以鄧州連帥陶玘黷貨得罪降詔諭天下云夫有功不賞何以激盡忠有罪不刑何以戒為惡二者不失庶職有成朕自統華夷不求奢侈臨食念兵師之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為國家基址適者熒惑應犯而自退大陽暫蝕而還圓百果無不熟之力五穀無不豐之處顧茲寡德何稱嘉祥惟陝府石敬瑭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杜絕誅求尋加獎賞今陶玘與亳州李鄴輒為聚歛自掇悔尤功過既分黜陟斯在玘鄴尋寘於法書

九月新授汝州防禦使長簡辭帝臨階召之日尔久從征伐甚

有戰功語其威名乃閔張之比也前後酌獎累任郡符皆有酷
暴之名委卿理人不謂以狼牧羊乎朕今嘉尔驍雄還遷尔於
上即汝能改節擁旄仗鉞豈後于他人如未省前非國有常典
朕不能為功臣終曲其法尔宜勉焉簡拜謝而去
十一月新授鄜州節度使米君立辭帝誨之曰擢汝於行伍令
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輩妄裁政事須與賓佐官吏商量吾賞罰
無私汝宜聽之

三年八月下制戒勤長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襲帝圖務令黔黎
永安厥止皇居獨樂當難虞之際與良將兵共靜煙塵及開太
之時於諸侯不恪官爵既酬勲而示寵賴撫俗以經心託在無
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切於慶賞有過者非所願聞陶玘以偶違

勅條無柰何而從謫官

陶玘為鄜州觀察督後
稅外科肥縣嵐州司馬

廷隱以全虧公

道不獲已而就極刑

暫廷隱為齊州防禦使秦
孔目吏伏法不實勅自盡

乃朝典之須行

實朕心之不樂備軫泣辜之念更嚴之禁之規况在藩方皆明
理本節度使等時號山河之主縣令以人呼父母之君並功焉
時皆勤布化不獨榮於身世兼且慶及子孫當處夕惕之地同
廣日新之政各處有功之地永為無過之人宜體朕懷共資王
道

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興殿謂宰臣馮道曰盧質近日喫酒否
道奏曰盧質到中書臣曾勸酒不過三爵別處即不聞飲酒帝
曰盧質旧來好酒酒後多過失得不慎歎道曰酒是狂藥善移
人性若不節飲便至患生陛下聖謨雅符古道乙丑新授闡州

節度使李仁矩辭帝謂之曰卿乃為節度使人臣之過不過此矣勿作苛政以害生民便孤朝寄也

長興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為北京留守贇母辭赴大原明宗賜衣服銀器因為媿曰吾輩老矣贇昨來搃角趨走吾老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頗事先朝為將帥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望為山河主况贇乎媿至鄉中常存內訓勿令失禮於耆舊也

二年九月前遼州和順縣令劉處膺上時務云里俗有父母勿令而析財別居又宗族之間或有不義凌其孤弱請行止絕勅旨王者以孝理萬邦化敷兆庶每勲賢而按部專刑罰以宣風其在勸懲方知統臨得術北屋有可封之俗六親無不和之人

劉虔膺曾州縣為官見鄉閭弊事宜加教條免亂羣章宜令諸道長吏嚴行誠約如有違准加法刑

三年正月詔樂彦稠康福往方渠鎮討党項叛命者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輿教樓誠以掌罰之令而遣之

三月神武兵事鞏縣就糧辭帝誠之曰無擾吾民

四月李贊華赴鎮滑州帝誠之曰吾命藩侯郡守蓋為養治軍民恐鄉久在戎行未諳民事吾今審擇叅佐卿於公事且與之叅決勿自執所見也

十月丁巳前景原節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五匹帝不納召而諭之曰公患馬多也頗有所貢金全曰臣在西邊地無異產得此鹿馬在京無所使願進以益邊軍帝曰卿在鎮為治何如莫

專以馬為事金全謝之帝曰雖佞倖受之而心不憚金全邊人
累更名郡藩鎮所在拮歛聚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
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

己巳安審琦率捧聖龍武馬軍北戍忻代召將校至中興殿面
誠勵曰邊人生梗不禁侵搔尔等咸宜戢歛奇嵐軍地當要害
城池常須繕完軍旅之間須明賞罰壬子秦王從榮人謁帝謂
之曰尔軍務之余還習何事對曰臣公事之際讀書與諸儒講
經義帝曰經有父子君臣之大要讀之益人智思吾少鍾喪亂
馬上助功名不暇番心經籍在藩邸時每見判官論說經義予
雖不能深達其旨大綱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宏才碩
學者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帝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
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彼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
強勉於此唯善義尚欲耳襄頻聞時從榮萬聚新進浮薄子以
歌詩吟咏為事帝道此言規諷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廣壽殿新滄州節度使李金全赴鎮辭帝
戒之曰聞尔為治愛擾人長吏當以恤民為務尔事予為小校
今仗旄秉鉞為節度使當改故態分吾憂寄吾民慎勿擾也帝
素知金全為人故面自戒勵之

末帝請泰元年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
辟惡各欲非時見訟是非帝令劉昫即宣諭卿皆輔弼之臣萬
國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詔曰近告勅牒書寫生疎裝褫鹵莽未欲便行賞罰責今

後書札裝號並宜如法中書舍人辭誥亦可以其人敬歷功效
或訓或獎並宜允當又須體認急切如有宣取畫時應副無今
稽緩

晉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洛陝孟潞
蒲岐邠涇同華秦鄜宄相滑刑洺澤衛隰降慶寧沁復隨郢汝
蔡沂密棣懷磁濮等州率民財產以資軍民將行當召使酒食
戒之曰朕涼德嗣位天降荐饑強胡作梗河北彫弊社稷所賴
在軍士耳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獲已議及於斯卿等宜體
朕慙切戒左右勿為滋漳以重取怨讟也

周世德顯宗五年十一月諸道定稅使臣奉辭帝臨軒諭之曰
夫國以民為本本立則國家安朕以近代以來賦租不等貧者
抱虛而無告富者廣植以不言州縣以舊額為規官吏以相承
為準須行均定用致蘇舒卿等宜正身蒞事副朕茲意仍與逐
處長吏和順商確但務從長共集其事無使朕之赤子罹峻法
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九

帝王部一百五十九

革弊

春秋傳曰上恩利民忠也董仲舒有言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若夫堯舜禹之祖繼也守一道而政和平建三統更王載紀彌久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若循還然迭舉以救其弊豈不以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禮樂之法襲有損益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貪涼之異自非酌之以隨時之義斷之以大中計固將流蕩忘反驅斯民於塗炭矣故易曰革之時義大矣哉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由斯道也

漢元帝初元五年四月詔罷角祗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廐技巧官

巧藝之技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詔曰使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尹師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於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竒巧靡貨流積公貯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小民但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孝傷延平羆魚龍曼延百戲

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

利之

化城北日魚激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尺出水遨戲炫耀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戟反

安帝永初元年七月庚午詔三公申明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材厚塋

順帝陽嘉中大司農劉據以職事彼譴召諸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矣

桓帝延嘉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妃

房

妃堂也王

漁傳

傳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漁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祀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酬甚矣其惑

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明帝青龍元年五月丁酉詔郡國山川不在典者勿祠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
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
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禱請曾不敬而遠之
徒偷以求幸祿妄相煽舍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
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祿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又
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祀之不在祀
典者又罷鳴雞歌又除漢宗室禁錮

八年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

成帝咸寧七年除樂府雜伎

從中散騎侍郎顧臻之議除高絙
紫鹿歧行斃食乃齊王捲衣笮兒

等樂又咸其廩其
後復高絙紫鹿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癸丑詔除丹陽行路等四行稅

後魏大武大平貞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
有司更為科限

孝文大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
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業是以
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室始絕同姓之聚斯皆教隨時設治因
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

百年之期當厚仁之政思易其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
犯以不遺論

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
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禁之留
者以大辟論巫誣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
載者嚴加禁斷

帝以諸有禁忌懷厭之方
非典籍所載一皆除罷

十三載四月丁卯詔曰昇樓散物以賫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
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

孝明神龜二年十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禁諸雜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訟輒興寺塔第宅豐侈
貼賜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七品六品祿足代
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行日並召對告之曰朕宮中
用度一疋以上皆有厚歷唯拯救百姓則不計費焉卿者今者
賑恤災旱當勤於奉職勿如潘孟陽所至務飲酒遊山而已仍
許卿等以便益從事

七年六月中使梁守謙簿宣曰自今史書記事每須諧實不得
虛美時常讀肅宗室錄見大臣傳多浮詞飾美故有是誠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
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言耻人過真理古也朕甚
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仰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
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瘴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
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毀

重兩造之名是以壽人於朝則加勸刑人於市則皆惧罪有歸
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內荏外綱鄉大夫無盡思盡忠之誠多
退有後言之誘士度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諛進
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求雜處以相議智中不出之情蓋
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
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稱介獨由徑之蹤盡
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務簡提紀
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
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听之安可不敢
參斷一謬俗化盜訛禍發遮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
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具兵以來人
耕亦不聽錮貼肆爭利城市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不通蓋惟重
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
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戊戌諸大常散樂並放為百姓禁百戲
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
厭因相娶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厭長三丈已上悉
括入官

仁壽元年正月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為
其首故投生狗節自古稱難至於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
之徒不達大義至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

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如廟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却在
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慕艱難咸仗朕
股叶心同德用能拯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懋賞開國承
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
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攻
作今天下交太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以後唯
有功勲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壬子詔民家不得輒立
祆神妄設淫祀非禮所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
卜亦宜斷

十月庚子詔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于後自有
隨馭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游
好慶吊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斷絕至有里門相接胡越之乖患
難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頽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
朕纂歷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求萬國之歡心凡厥庶
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言前失特宜敦厲自今內
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遇疾疫逸加訖問為營醫療知其
曾損不幸物故及遭憂恤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辱朕
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求衣中宵載惕雖送往之典詳
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
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塋為奉終以高墳為孝行遂使衣衾

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輻盟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高
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有懲革
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終之具有乖令飾者加明檢察隨伏
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錄狀聞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車駕發西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列營進兵
以攻之詔曰自莫離支為王官以賄或單貧之家困於稅歛一
馬匹布隻菟讖鱗或進域主或輸耨蔭其有自給類加筆楚編
戶饑寒莫知告訴至斯責罪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無數瘡
深快意然後乃已所以陳兵法罪兼暢皇風使懷附之徒同霑
聲教息彼貪殘除其弊俗今遼東之野各置州縣或行舊法餘
風未殄宜即禁斷令遵國憲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
刺以為幻戲帝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
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發遣
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廟

二年夏四月丙子詔曰朕撫育黎庶思求正道欲儉以訓俗禮
以移風菲食卑宮庶幾前軌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
并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彫鏤雞子競作奇
巧以將進獻巧麗過度靡費滋極皆由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
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去宜並停斷所司明加謹察隨事
糾正

各有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游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率禮

不越斯則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於四表布告天下
咸知朕意

貞觀十六年六月己酉詔曰氏族之盛實繁於冠冕婚姻之道
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
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
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梁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雖在於竊
貨結禍必歸於富室乃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兢于婚
媾多納財貨有如販鬻或有貶其家門受屈於婚媪或矜其舊
望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
夜兢惕憂勤政道徃代橐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
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殺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

初自隋季

政亂征役繁多人不聊生或自折肢體朕為福乎
福足避征戍無賴之輩尚習俗未除故立此制

十月庚申詔曰盜賊之作為害寔深州縣人多求虛譽苟有盜
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
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纓縲綫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
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隨事糾繩

十七年三月壬子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於真也塋者
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範備始
於棺槨讒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寔貴於無危是以唐
堯聖帝也谷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
尼孝子也防墓不分延陵慈父也羸博可隱泊乎闔廬達禮珠

王為鳧鴈始王無度水銀為江海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以招
龍朕元年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二年夏四月甲戌詔曰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
以為常亦有送塋之時共為讌飲連相勸酬酣醉而歸或寒食
上墓復為勸樂坐對松檟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且禁斷仍令
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天理輒獻食者帝因謂侍臣曰吾
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
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盈餘埋之於野此事虛費煬帝亦頗
知乎許敬宗奏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
食自此競覓珍竒無所愛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詔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
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蔽籬曾不乘車別生擔子
遞相倣倣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
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駝馬車乘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
並乖於儀式禮須禁斷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帝已頻年饑儉百姓匱乏召雍州長史李
義琛及萬年等四縣令謂曰朕每念還淳反樸示天下以質素
必欲化行于上事成于下如聞游手惰業此類極多時稍不熟
便致飢饉須加勸勵使免困乏異色綾錦並豎間裙衣等靡費
麗服飾務遵節儉耳紫服赤衣以辨貴賤遂有問閭僮僕公然
服用又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為厚塋違越禮度但雍州列郡

之首四方取則卿等嚴加捉搦勿使然也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兩未行
二親俄殞停哀之際更即成婚遂輟直經之容敢中牢登之禮
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志闕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
宜即懲革

睿宗景雲元年罷斜封官先是中宗時官爵渝濫因依妃主墨
勅而受官者時謂之叙封至是並令罷免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為濫還
俗二萬餘人

四月丁酉詔曰朕聞鵝鴨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虛費令
百姓飢阻未能周給鳥享人食是何道焉其料宜即停并鷄坊
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多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
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在道深歎大猷自今
已後百家輒不得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者皆
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壬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視望
凡歆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覩葉希金逐燄思水
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
肉酒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既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
福飢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

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已後凡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者就任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為樂樂不正則不能理人况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申之以樂苟或不臧孰云致理自有隋頽靡政彫樂缺徵聲違於鄭衛銜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所成王奪志夫子遂行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流蠹蝕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為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切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絕以稱朕意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戒以其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侈遞相倣倣浸成風俗既竭家產多至彫弊然則竟魄歸天明精識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墓之所存古者不封未為非達且墓為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為下帳又盟器等物比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由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未申明喪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命高下明為節制盟器等物仍定色數長短大小園宅衣帳並宜禁絕墳墓壙域務導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犯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宜貶遠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深蠹禮經

至如別宅婦人久未嫁單近今檢括配入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含弘司屈常憲許其遷善持放出令府縣即配嫁不得影認更藏為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並宜赦免自今更有犯者並准法科斷五品以上仍貶受遠惡處官已後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媵接亦不得別處安置即為常式

十一月乙未詔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及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單遂廢津梁養彼愚蒙將入坑穽比者白衣青髮假托弥勒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侶稱諧禪觀妄說災祥別作小經詐曰佛說或輒云弟子號為和尚多不娶婚眩惑閭閻觸類寔繁蠹正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容姦究自今已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知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從貶降

六年七月丙寅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縱暫祇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觸途使役以徇聲名實由紀綱未樹教令不明去年從京回都堂以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謨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刺史姜師度至其州界或有進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伸情懷之于今豈能無怪冬中西幸不踵前其有輒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別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糾察隨事奏聞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盡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勒其僧還俗納其財

四月壬寅詔曰內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寧啓二門闡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陞僧創每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為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姦欺是非真正即宜禁斷其藏物付御史臺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為文簿待後處分

六月丁亥詔化度寺無財物田宅六畜並宜散施京城觀寺先用修理破壞尊像堂殿橋梁有餘入常住不得分為私房從貧觀寺給仍令御史張樽與吏部侍郎崔據京兆尹孟溫禮取元奏數棟京兆大德戒行灼然共檢校量事均融處置訖奏聞諸州長官及按察使所察獲錢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當散配處分訖申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詔曰什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黃法服衆亦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如聞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為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與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並宜括還本寺觀

八月庚戌詔曰如聞百官及庶人家殯葬頗遠古則無復哀戚遞相誇尚富者踰於禮法貧者殫其資產無益於死徒損於生傷風敗化斯歎尤甚自今已後送終之儀一依令式至墳墓所仍不得聚飲酒食肉宜令所司嚴加禁斷更有違者科違勅罪十四年四月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誑惑士庶假託災祥兼托巫呪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然仍慮愚下未能悛改宜令所司申明務勅嚴加訪察

七月丁卯勅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粟帛之本或
虧饑寒之患斯及朕故編諸格令具列刑章冀以還淳庶皆知
禁如聞三公已下爰百姓等罕聞節儉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
華車服未捐珠翠此非法之不著當由吏之不舉也宜令所司
申明格令禁斷

十六年二月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患在不均哀多益寡務資適
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後天
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己巳詔曰違樣綾錦等類有處分如聞尚未懲革
宜令府縣申明前勅一切禁斷所由官長不存捉搦量事貶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
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妙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
乘時未聞方更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
軀命以來緣傑資財而作福未米之勝因莫效見在家之業已
空事等繫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
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豁壑無厭惟財是歛津梁自壞其教安
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托威權或巡歷鄉村姿
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道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
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湏依律儀忤後不行宜守
俗制如有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擬并
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六月己未詔曰夫釋事之旨義歸真寔爰置僧徒以奉法教而

趨末忘本撫革棄實假托權便之門以為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姦訛至於浮俗奔馳在道穿鑿言念靜域浸成逋蕪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未尚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且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疑寂各有守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閑潛行閭里陷於非辟有足傷嗟如聞遠在山林別為蘭若兼亦聚眾公然往來或妄托生緣輒有俗家居止即一切禁斷

二十年四月丙申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拜掃申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撒饌訖泣辭食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曰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威儀令自整齊徒眾既廣統攝尤難互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檢校道僧威儀事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由州縣不須為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於東郊畢制曰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語不云乎奢則遜儉則固緬懷前古常所在心將斷彫以為撲斯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並不得以珍物進獻所司應緣宮室脩造務從節儉但蔽風雨勿為華飾至如金玉器物諸色雕鏤朕緣蕃客所要將充宴賞今流俗之間遞相倣效既損財於無益仍作巧以相矜敗俗傷農莫斯為甚並一切

禁斷以絕浮華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詔曰古之聖王先禁左道為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談休咎假托卜噬幻惑閭閻矜彼愚蒙多受欺誑宜申明法令使有懲革自今已後緣婚禮喪壘卜擇者聽自餘一切禁斷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請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列真為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勅到陳首免罪還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詔曰古之送終所尚乎儉比來習俗漸至於奢苟炫耀於衢路復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闕每

因送葬或酣飲而歸迺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為宴樂在於風俗豈成教礼自今已後其緣葬事有不依礼法者委所由州縣并左右街使嚴加捉搦一切禁斷其有犯者官人殿出白身人所在決一頓凡是四人不無二業成有依冠之內晏於庶隅專以貨植為心商賈為利須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師御史臺及諸道採訪使具以狀聞當則處分布按中外咸使知聞六月丙辰詔曰先制六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惟適其宜如聞江南江淮無有水驛損人之費馬慎覺勞也且使臣受命速赴程期豈有自求閑安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驢往來是歲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為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犯罪之人因茲奔竄臣請禁絕從之尋又令不行

天寶元年三月甲寅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胔時
令之通典如聞江佐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而棄死皆致之
中野無復安葬情理都闕一至於此習以為常乃成其弊自今
已後已委都縣長吏嚴加誡約使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
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無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
共埋瘞無使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月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
處廣造店舖出賃與人于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
店舖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
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詔曰比者不急之務尋已詔停如聞
所司未全省減載求人瘼實切朕懷因當革弊息人勵精為理
自今已後內外不得輒利徵求妄為進奉諸色力役造作非軍
國灼然要急及諸色率稅一切並停大帝音聲除禮用雅樂外
並教坊音聲人等並仰所司踈理使敦生理業非祭祀大祀及
宴蕃客更不得輒有追呼其內依將作少監及諸供司丁匠等
各仰長官逐要量留餘者並委御史臺加糾察如有違犯具錄
奏彈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六十

帝王部一百六十

華弊第二

唐德宗太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六月己亥朔赦書應士庶
自艱難已來田宅踰制車服奢侈仰所司詳前後格勅明立法
度王公百官既處榮班宜知廉慎如聞坊市之內置邸鋪販鬻
與人爭利並宜禁斷仍委御史臺及京兆尹糾察七月壬申毀
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
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矣及安史二逆
之後法度摧壞大臣宿將兢崇棟宇臺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
正人謂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佗室稱是既而

璘卒於軍以喪歸更師士庶於觀其宏麗假名於古吏投刺會
弟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毀
七月己卯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史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
置邸肆貨易者皆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後當南北
之充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例置邸肆名托軍用實私其利
焉至是乃絕

貞元三年十一月壬戌罷浙西雜罰錢初浙西觀察使王緯以
諸州人吏為前使韓滉祈濫罰錢凡欠拾八萬滉留府吏何士
幹奏請徵以進奉緯抗疏曰滉徵人吏皆是罰錢格式正贓流
徒合免况多雜罰身已當辜縱有欠繫僅存家資佑賣盪盡以
滉至苛至切已年猶徵不得臣自發上都煩言載路及到所部

有所傳聞謬寄方隅特蒙天造奉辭之日親承德音令臣開闢
田疇安輯黎庶豈敢流毒死告動人自容特請停徵以綏下土
從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制舊事官
中所要市外聞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真元末以
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朔
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關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歛字付與
貞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
物買人直數千貫物仍索進門戶及脚錢人將詣市者至有空
手而歸者名為官市而實奪人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
之遇內官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

柴農夫啼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要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自然後食今以柴汝不敢求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內官街吏擒以獻詔黜此內官而賜農夫絹十疋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帝初即位即禁之及大赦又明禁焉又貞元中內要乳母皆令選京城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皆賣產業無業割院及地賣之官買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及此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雀於閭里者加為暴以取人錢物至於張羅網於門不許出入或以張井上吏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雀即庸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携挈而去帝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嘗欲禁之及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說

憲宗永貞元年九月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制

元和七年二月癸日詔自今應有入審使不德與私覲正員官別給錢物以克私覲舊使絕域者許鬻十數員官取貲以克私覲蓋優假遠使然殊非典法至是革焉

八年四月乙未罷宣徽院樂人所借官宅自貞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年出入禁中號宣徽院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奉伎樂稍稱旨輒蒙原賜及帝即位今分番上下更無他賜至是收所借宅

九月詔曰比聞嶺南五管并福建中黔等道多以南口餉遺及於諸處博易骨肉離折良賤難分念茲遠人受擄無告所以去歲處分諸道不令進獻近因賂遺事覺方驗詔旨不行分雖量輕重各正刑典猶慮未降明勅尚有因循自今嶺南諸道輒不得以口餉遺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口博易閔鎮人吏容縱頗多並勒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如更違犯必重科懲如長吏不存勾當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因是宣罷口獵等使

九年十一月丙子詔如聞比來京兆每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兔以克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並停

十一年十一月壬申門下省奏諸道奏事宜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時未班師詔命曰宣泊諸軍之奏請所至驛騎不足以克傳之縣發公私乘以濟之中使力奪道中往來馬有餘則驅以行拒者輒毆辱之雖執公券御王命至大鎮賓倅或為其凌折於是自縣徑山谷歷倚儉冒秦晉而行都邑大道乘者幾絕中人每至之處又遣驛吏搜發往來私馬驛吏因執馬求賂原者免之甚為時害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左右龍武六軍及威遠營應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所請衣糧宜勒停仍各委本軍具姓名牒送府縣收管自貞元以來安長富戶皆隸要司求影庇禁軍挂籍者什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處闔闔身不宿衛功錢代行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十四年二月壬子詔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

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自今以後有此色並勒依元額為定

穆宗和元十五年正月辛丑即位二月丁丑赦詔如聞度支鹽鐵院寺所在影占富商高户庇入院司不伏州縣差科疲人倫苦事轉不濟如有此色仰當日勒歸州縣

文宗以寶歷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庚申詔曰

尚乎崇澹泊乎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為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末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渺薄遭逢內難制君父之仇恥慮億兆之哀寃而肱股大臣群卿庶子弘義抗請至於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已復禮脩政安人霄

興匪寧肝食勞慮夫儉過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灵儀刑邦家以化天下長春宮見在斗斛及絲草席等依前戶部收管鄆縣漾陂鳳翔任俗地並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摠監諸色職事中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摠監中一百四十二人先屬諸軍各並歸本營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應緣田獵鷹雉犬等並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鷄等長慶已來常進外宣索自今已後一切停進其備蒐狩量留者宜准憲宗朝故事其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量小兒一百人並宜停罷應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監鐵戶部及府州百司應官供禁年支一物已上並准貞元額為

定度支檢勘具元和已來加配合停色數二十日分析聞奏先
造供禁中牀榻以金飾琴瑟雜寶鈿真珠瑪瑙裝者悉宜停進
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左龍武軍其殿及停子今所司圻收
餘舍並賜龍武軍收管應行從處張設不得用花臘結綵華飾
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樂女人各賜所帛放歸本道應城外墳
墓先有開鄔道路以備行幸處宜各兩軍及府縣曉示百姓任
其脩塞於戲昔漢文顧十室之產而天下允安我太宗文皇帝
勤四海之理而帝業隆盛暨乎列聖罔不承式而歲代滋久訛
弊以生仍屬艱難未遑改作祇荷重器思臻太寧將正躬以立
訓爰取新而革故咨爾百辟卿士外服侯衛其諭朕意永堅乃
心無縱慙而敗度自底同于不類率是教典用交修焉布告中

外咸使知悉其上登極統踰旬日蠹弊所革皆出宸衷中外慶
忭見貞觀之風復行於今矣

大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掠賣
餉遺前後勅制處分重疊非不分明近日衛中行李元志等雖
云買致數實至多宜令本道舉行

元和四年閏二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勅文切加約勒逐
道各署判官一人專治即定名聞奏如已後發覺當重加貶降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應屬諸軍使內外百司度支戶部鹽鐵
在城及諸監院畿內并諸州監牧公主邑司等將健官典所由
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居挾名勅牒州府免本身色役自艱難已后
事或因循多無拔名私自補置恣行影占侵害平人自元和二

年長慶元年室歷元年太和三年前後赦令約勒皆令條疏及
勒具挾名聞奏所司竟未遵行姦弊日深須有釐革況聖王在
上百度惟新內外有司悉心奉法更改制置今也其時臣等若
又依違蒼生何由蘇息望各今本軍本使本司勘會據元勅元
管數額合食衣糧資課糧科人具挾名補置年月鄉里分析聞
奏此外不得更有影占似此之後有逃死補仍替每年終具督
人名挾闕聞奏其挾名限勅下三箇月內聞奏單左右神策六
軍威遠營除青衣餘一切委本軍條疏踈理訖具數聞奏其餘
諸司諸使並令御史臺自當依限申奏仍切加訪察勿許因循
從之

七年七月勅諸道如其兵革水旱州府殘破及不存濟為遠近
所知者除朝廷特其借賜外輒不得自請賞設錢物又諸道戎
師除替后倉庫便辱後人賞設三軍須待新使近皆有留別賞
給自行私惠頗紊朝章向彼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后並須待
新使賞設不得更有留別

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勅禁斷印曆日版劍
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來奏頒下新
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率敬授之道命禁之

開成元年正月戊辰勅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林木如或宣索

即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

先是度支奏舊官右神策軍及諸色人假商人名中納才

木計支價直三十三萬二千四百餘貫所至材木並無至者
御史臺推鞠皆王璠受王守陸筆請托中納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申詔曰仕雜工商實因鬻爵尚須命使改以賜財其

入蕃使舊例與私覲官十負宜停別與錢五十貫文令度支分付永為定例

三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須典禮如聞往者駙馬常為公

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周

通制使為定儀

駙馬杜宗以公主薨日近除官未謝時帝問戶部侍郎李以近例奏聞因官士族不願為國

戚蓋由此也帝聞之大驚遂遽下是詔

三年九月癸未詔曰左右神策所奏將吏改轉比多行牒中書

門下便覆奏處置越今已後宜令軍司一一聞奏狀到中書然

后檢勘進福自開成初軍人奏官多不先聞奏轉遷相次僅無

虛日至是方釐革之

四年六月乙丑中書門下奏請停堂厨捉錢官從之

先是宰相厨廣召富

人以食錢散配息利謂之堂厨捉前官影占富豪為弊日久之是宰臣楊嗣復請罷之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

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

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疏

量縣大小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官察使刺史前

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錢使充

每至季中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已贓論仍

委出使御史糾察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所在物產自有時價官人買賣

合准時宜近日相仍皆置供應戶資影占多富豪州縣科差盡

歸貧下不均害理為弊頗深自此已後委觀察使嚴加覺察並宜禁斷切慮諸道州府尚有此色諸各牒諸州府勘會巨細申臺以憑鞠理從之

六年十二月勅准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及太和八年二月十三日勅文絜耳稱寃先決四十然後依法勘當近日無良之徒等開諸闕絜耳每驚物聽皆為抱寃及令推窮多是虛妄若不止絕轉姿兇狂宜自今已後應有人欲論訴事審者必有道理即任自詣闕其經臺府披訴當為盡理推勘不令受寃更不得輒有自卧御絜耳前有犯者便准前勅處分後配流遠處縱有道理亦不申明

時御史臺奏覆驗稱寃人澹進寃妄絜耳稱寃耳伏科罪故降是勅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制鄉村糶貸斛斗及賣薪炭等物多被牙

人於城外接錢糶買到居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常買貴物秤量之際又用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於諸門嚴切條疏不得更令違犯又國以人為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為天食銀則人何以濟蓋聞偽朝已來恣為倍歛至於雜色斛斗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誅求納一斗則二斗未克納一束則三束不了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弊生靈莫斯為甚自今後仰長吏選清彊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欺兼具逐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守於王制苟容僥倖必亂規繩訪聞富戶田疇多投權勢影占州縣不敢科役貧下更代征徭專制彫殘最為蠹弊將安疲瘵須擇循良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誅祖庸使孔兼停祖庸名額依舊為監鐵

戶部度支三司委宰官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奏請停廢諸道之
乾祐三年九月甲申詔諸道州府自行軍副使已下至今錄佐
掾不得卻於內本影庇人戶名為伏事自是州縣舊合職役人
多除籍放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天下諸侯皆有新校自可慎擇委任
當必裨奉朝廷若更別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
在於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捍衙孔目官內知容等
並可停廢

三月壬申勅前朝於諸州府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
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徧詢群議兼科封章具言前件
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
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况當
事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並宜放散
自逐田農自去年四月已前州縣元管係人數一切如舊其通
鋪如已前招到者且仰仍舊今後更不得招召其諸處場院並
不得影庇兩稅人戶所有河北諸州及澤潞晉絳滋隍解等州
於先差散從親事官內選到弓箭手只宜留在本州管係其餘
放散

先是漢隱帝於諸州府百姓內差親事散從官久差力及
戶充通鋪又下三司諸場務召百姓替占役兵士帝知其
不便乃下詔革
焉公私便之

四月皇子鎮寧若節度使榮即世宗言屬州帳內有羊猪紙炭等
戶并羊毛紅華紫草及進奏官月科並是影占大戶凡差役者

是貧下戶今並欲放免為散戶詔褒之日卿作鎮王畿留心政道雖米鹽細務不懈於躬親而會歛無名盡思于蠲放能惠窮困深恻眷懷已降宣命指揮使並放為散戶

二年四月勅諸縣鎮令佐鎮將不得乞年常許人糾告

二十一云伏見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規定知後所由置通付脚力每遇緩急常遣往來既有嚴程孰敢慢事近日州使多差牽隴散從承務步探官等下縣追督公事始發一替專人又致績催使者則事一件兩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剝削蒸黎實為撓煩縣邑其官吏無暇區分庶事唯當祇奉專人如此弊訛特望條貫若令佐稍虧職分或後公期顯有憲章請行典法其二曰自前兩稅徵賦已立三限條疏官員俱殿罰之威節級

畏科懲之罪苟非水旱敢怠區分未嘗有不了之州何處是不前之縣臣今覩諸道省限未滿州使先追仍勒官員部領胥徒云與倉庫會抹務行誅剝固作瘡痍全無軫恤之心但恣貪求之意外邑所由等不免牽費非理盤纏例總破家皆聞外役事今後伏乞只憑倉庫納數點筭便即委知仍取縣司申聞勘會以明同異若實違省司期限請依常典指揮會抹之名特乞停寢者臣等叅詳苑怨所陳事件要絕煩苛當務息民以俾求理誠無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少帝開運二年秋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許敬遷奏臣伏見天下鞍轡器

械並取契丹樣裝飾以為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
請下明詔毀棄須依漢境舊儀勅曰近年中華兆人浮薄不依
漢禮却慕胡風果致狂戎來侵諸夏應有契丹樣鞍轡器械服
裝等並令逐處禁斷

隱帝乾佑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游惰之民多歸僧舍朝廷
用兵須豐軍食請五三言僧止絕間尼戒壇兼禁私行剃度徒
若廣給蠲符深為弊事昨者所為地圖方城逐閩重疊州郡之
中皆須原歛而猶尋降誡束並勒廢停今此倖端豈合更啓逐
年蠲紙宜令削去

四年六月乙丑勅自天成績紹之秋曾降勅應隨駕并內外將
校職官許奏名銜當議遷陟俾行賞罰之恩以報惟新之命自
後累據奏薦人數極多已經教載尚有奏陳既是論乞新恩豈
宜積年申奏兼恐有後來補署總改職名更望官資罔于爵命
若無上斷慮啓倖門此後諸州諸使不得更有論請新恩如是
顯立功劳要行酌獎即委本官長吏特具奏聞酌其諸效當議
施行夫爵賞之權國家利器頃因多事散以賞功苟利社稷夫
何愛焉近緣肆赦萬方陪臣列許昇轉且聞亂離以前諸節度
州職掌自兵馬使已上或因立效或遇覃恩許奏乞憲御每使
不過十數人矣軍府有額守之不踰自偽梁已還侯伯無考秩
每將去任遷補不常至於守門掌庫簡札小胥十祝優倡例稱
轅門劇職奏請天命少則三二百通多則五六百通三公三座
之秩往往有焉金章紫綬不間於小者賤吏於此之中猶多謬

濫帝知其事故令止之

長興元年七月勅訪聞諸道州縣官自銜虛名不借人戶皆於
省限已前行帖催驅須令人戶貴買充納且徵科租賦乃是常
規所務事集人安不必急徵暴歛况累降勅命非不丁寧只據
規程勿令踰替此後科徵事辦亦不酬勞本州不得申奏如
違限稽慢即准條疏責罰如灼然添得解署招得流民無害於
公私者可具事由申奏固得特行優獎初同光時祖庸使孔謙
起自胥徒不知大体方
中原未平財利所賦辨集乃奏請州縣官府徵科先可者則行
思獎或與檢校官或賜章服由是長吏競為苛客於省限前率
徵暴歛以高曲恩或蠶而未繭欲絲麥初芒而督稅皆出利求
取其費數倍人皆哭而無訴自天成以來猶有輒仍長吏以此
成風計司奏詣無已時政徵其如是
屢奏革改猶未能杜其傳門息哉又勅京百司不許影庇州
縣戶人虛出課利

二年四月夏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為地圖

五月詔曰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朝臣或宣達君
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于撓諸侯親射職負安排親昵或潛
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
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
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曰朕聞奇伎淫巧增廢損功古先
哲王常戒其事朕憲章百代臨御萬方以其欲致此鴻必絕驕
奢之漸將期富庶須除蠹耗之原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而成
俗近者諸色進奉寶章龍鳳彫鏤刺作組織之異曾經釐革尚
敢踰違宜再舉行貴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諸處不得進奉所由

司不得輒通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曰竒伎淫巧往誥不容務實去華哲王所尚應有浮虛假偽之物不得鬻於市肆委所在常加覺察犯者重加刑責

二年九月將作少監高鴻漸奏伏觀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彼諸色聲音伎藝人等作樂求覓錢物伏乞顯降勅文特行止絕或所在官吏苟通容不與覺察請行朝典勅喪葬有期哀情極甚舉樂可謂乖儀如因伎藝苟極遂致澆訛漸起所陳章疏頗正時風宜下有司永令止絕

十月詳定院奏前洛州雞澤縣主簿苑恕進策五件可行者有監軍使內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尽一依為梁制度仍委節度使刺史通田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解錢物先被租庸一切管係今據數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先遇赦所放補稅租庸遠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准此施行從之

九月都官員外郎于勑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
二年六月詔以僧尼不歸寺院統占民舍以居之訛濫日甚勑除有名額寺院外無堂殿像者並勑毀之

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久從偽命有不益於國為患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月帝聞隨鄧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嫁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

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為貴百行之內孝道為先凡載比人並
遵皇化備聞南北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
父母如此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由於長吏昔門豹一
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伯之虞斷目一時傳
於千古況位居侯伯化洽風巡豈不能宣北闕之風變南方之
俗宜令逐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後父母骨肉有疾者
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待史子奉其父母婦侍舅姑弟不
慢於諸兄姪不急於諸父如或不移故態老者卧病少者不動
侍奉子女弟姪並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當罪其
夫及其舅姑

閏八月吏部郎中何澤請廢戶部蠟紙奉勅日月流行之處王
人億萬之家既絕煩苛無濫力役惟忠壽二柄可以旌表門戶
八月甲午勅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舉留刺史縣令牧宰
之任委寄非輕繫蒸民之慘舒佈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
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養之
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刺史縣令顯有政能
觀察使審詳事狀朝廷當議獎異百姓僧道更不得舉請一切
止絕

十月庚寅詔諸州或罷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
州府各有作院每日課定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
每年占留係省資金不少謂之甲科仍更於本部內廣配土產
物又徵歛數部民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及私造器

甲以進貢為名費又陪悉取之於民戶帝以諸州上供器甲造
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今乃罷諸州作院詔藩當侯郡牧
罷貢器甲仍選擇諸處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辛丑詔諸道
州府所差知館驛人不得於府州縣界別差人戶貼則致擾貧
民

十一月丙午勅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
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末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使
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官或拘忌於陰陽祿視不歸遺骸何託但
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原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掃地而
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
使九原絕抱恨之冤千古無不歸之骨措紳人士當體茲懷應

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
未經選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
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役其合赴舉選者或事葬事禮畢或
是卑幼在下勤於納家狀告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
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糾舉違犯者當行典憲如是不
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之司其中有兵戈阻隔或是朝廷
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内外官職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
例所有勅前見任職員官及今年舉選人等不在糾舉之限是
月鳳翔言義州蕃部買牛入蕃多是宰殺乞止絕沿路州縣道
路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蕃人從之

二年五月勅榜宋州曉諭管內諸縣民等省前節度使常思所

進絲四萬一千四百七兩言出放在民利以五月內徵納其絲
並還元契除放如已納到者委巡檢使柴進據數追戶責令歸
還榜到速告報知委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勅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宇如有功
績灼然合見置廟貌者奏取處分自是諸道奏不合典禮而亨
廟食者咸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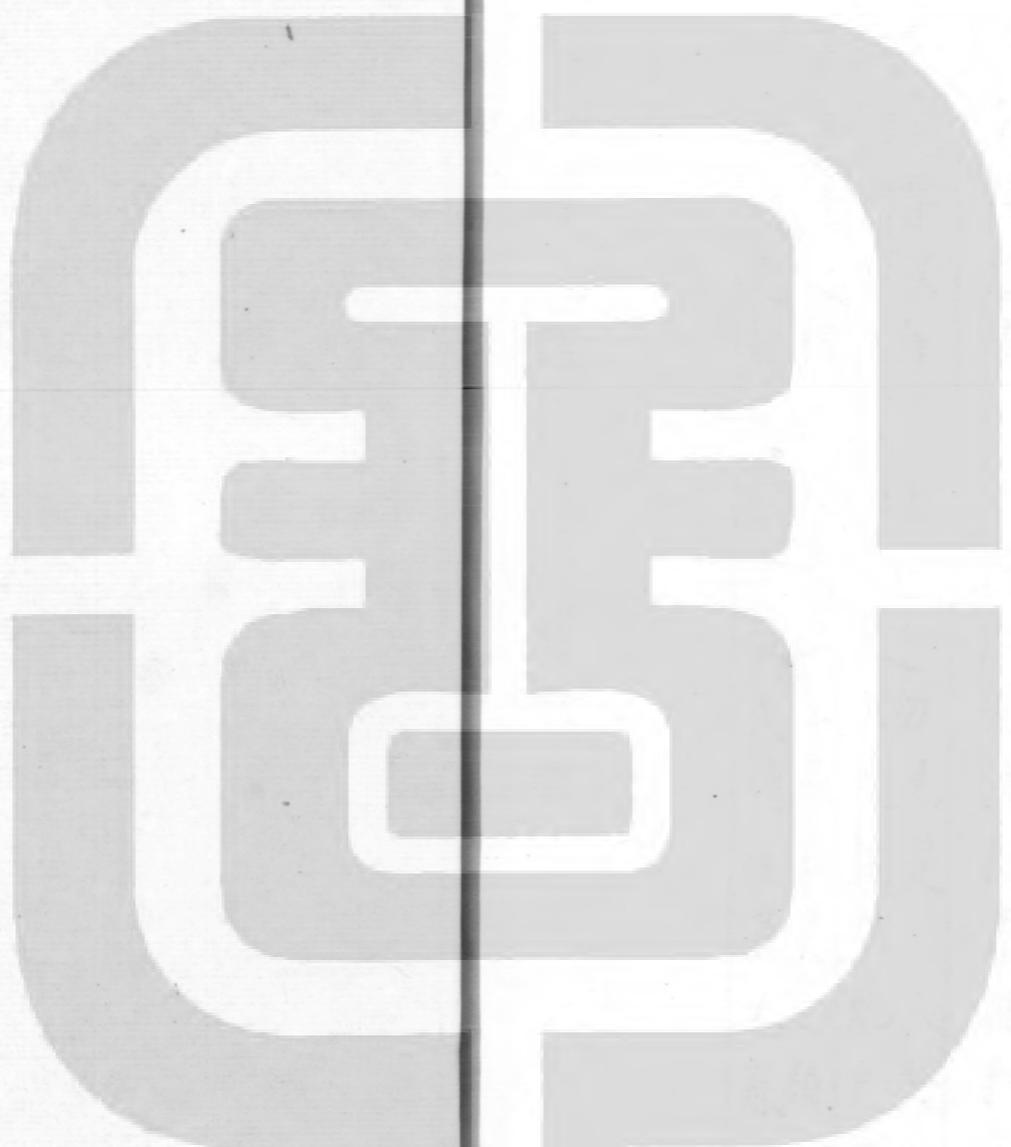
五年正月尅復淮南詔免濠泗楚海揚泰滁和等州管內罪人

及蠲其殘稅博徵泊諸科率之物

先是人於兩稅外以茗茶

米以克其直謂之博徵又歲率羊彘薪炭之類人甚
苦之帝以尅復之始悉命除放民情悅甚尤蘇之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六十



宣統元年
翰林院
編修
張之洞

宣統元年
翰林院
編修
張之洞
宣統元年
翰林院
編修
張之洞
宣統元年
翰林院
編修
張之洞

